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徐志摩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001166 13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徐志摩小传

韩月美 编著



290504455

Kor/642.14.1

广东旅游出版社

社科3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 9 辑

徐志摩小传

韩月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80 元（全 20 册）

目 录

一、青少年时代	(1)
二、赴美求学	(6)
三、康桥情结	(10)
四、崭露头角	(23)
五、翡冷翠的一夜	(35)
六、爱眉小札	(40)
七、新月的灵魂	(53)
八、至爱亲朋	(82)
九、诗人飞去	(102)

一、青少年时代

浙江省海宁县有个硖石镇，地处上海与杭州之间，为浙西重镇。这里，山青水秀，满目风光如画，文化比较发达，商业十分繁盛。硖石有东西二山，一川从中流过。硖石镇在东西两山的中间，是一个开窗见河、出门过桥的水乡闹市。山上有宝塔亭台，水边有寺庙学堂，绿树掩映，暮鼓晨钟，传送着悠远的吟诵。

徐志摩，这位后来蜚声中国文坛、为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的著名诗人，就诞生在这里。时年为1897年1月15日（农历1896年12月13日）。父亲徐申如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富商，在硖石可谓“执一乡之牛耳”，在地方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徐家从明代正德年间开始世代经商，传到徐申如手里，家业又有发展。除了经营旧式的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庄以外，更投资创办了硖石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双山习艺所，还有上海的栗庄银号。当时的徐申如是一位开明的民族资本家，而徐家已是都市化的封建工商业家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徐志摩受到了封建诗书礼教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双重熏染。

刚出生时，父母给他取名章瑛，字燠森，小字又申。志摩这个名字，则是他在1918年赴美留学时自己取的。徐志摩还用过诗哲、南湖、谷、海谷、鹤、云中鹤等笔名。

徐志摩虽然是侧室所生，但因是家中独子，又是长孙，自然倍受祖父母和父母的宠爱。徐志摩从小就天资聪颖，尤得祖母珍爱。每每早上走到祖母床前，软软地叫一声奶奶，奶奶也回叫一声，便伸手到里床摸出一个蜜枣和三片状元糕，心满意足的徐志摩便出去玩了。这种童年的欢乐一直珍藏在徐志摩的心中。

徐申如虽然宠爱儿子，但对其要求也高。4岁的时候即送徐志摩入家塾读书。初跟着孙荫轩老师读书，又从查桐轸老师习文。孙荫轩称赞他“初学聪明超侪辈”。徐志摩前后共读了七年私塾，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为以后的诗歌、散文创作起了良好的开端。私塾生活是枯燥的，念书之余的徐志摩常趴在窗口，凝望河面上来往的船只，观赏着水乡风情，感到十分的惬意。如果有卖菱的小船正好经过，欢喜异常的徐志摩便把几个铜板放在系着长绳的竹篮里，从临河的窗口吊下去，换上来的是半篮子又甜又香又粉的开锅热老菱，能让他美美地吃上半天。

1907年，徐志摩进了硖石开智学堂，这是科举

废除后当地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开设有国文、数学、英语、自然、修身、体育等课。徐志摩虽然读书时间不多，但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当时的国文老师时常将徐志摩的作文作为示范文。其中，有一篇作文，名为《论哥舒翰潼关之败》，徐志摩这样写：“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羸弱顽疲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欲挫其锐，非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也不可，且贼之千里进攻，利在速战，苟与之坚壁相持，则贼计易容。幸而潼关天险，西连京师，粮运既易，形势又得，据此以待援军之集，贼粮之匮，斯不待战而可困敌也。哥舒之计，诚以逸待劳，而有胜无败之上策也。奈何玄宗昏懦，信任国忠，惑邪说而沮良谋，以至于败。故曰：潼关之失实国忠而非哥舒也。”通篇文章立论有据，层次清楚，行文流畅，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古文根底亦较为深厚，这也要归结于七年私塾所打下的扎实基础。

1910年春天，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的徐志摩，离开了家乡硖石，只身进入杭州府中中学（1911年

辛亥革命后，杭州府中改名为杭州一中），同班同学中有著名的作家郁达夫。徐志摩性格随和，无拘无束，活泼好动，兴趣广泛。平时看起来并不十分用功，但考试成绩总是冠全年级之首，以至连任级长。郁达夫对此有过生动的描写：“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在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在少年时徐志摩就已展示出文学方面的天赋。除文学以外，他还爱好自然科学，对天文学尤感兴趣。他非但读了不少天文学书籍，还常常在夏日的夜晚，抬头仰望星空，观察各种星座的位置和形态，神游于浩渺神秘的太空之中。

除了文学和科学，少年徐志摩对政治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13年，徐志摩在杭州一中的校刊《友声》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文中竭力倡导促进改良的新小说。文中写道：“……科学小说，发明新奇，足长科学知识；社会小说，则切举社会之陋习积弊，陈其利害，或破除迷信，解释真理，强人民之自治性质，与社会之改革观念，厥功最伟；警世小说，历述人心之险恶，世事之崎岖，触目刳心，足长涉世经验；探险航海小

说，或乘长风，破万里浪，或辟草莱，登最高峰，或探两级，或觅新地，志气坚忍，百折不回，足以养成人民之壮志毅力；于若滑稽小说，虽属小品文字，而藉诙谐以讽世，昔日之方朔髡奴，亦足以怡情适性，解破愁闷。凡诸所述，皆有益小说也，其裨益社会殊非浅解，有志改良社会者，宜竭力提倡之。”当时，徐志摩已受梁启超影响，深深地敬佩梁启超的为人、为文。上述文章便是深受梁启超所作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无论立意和内容，颇多相似之处，日后徐志摩北上，拜梁启超为师，一生保持亲密的关系。

1915年夏天，徐志摩在杭州一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同年秋天，回到硖石，遵从父母之愿，与宝山县官宦之家的张幼仪女士结婚。张家乃名门望族，张幼仪的两位兄长张君勱、张嘉璈都是当时政界要人。结婚时，徐志摩19岁，张幼仪16岁，徐志摩因而缀学。徐家虽富甲一方，但论起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都远不如张家，两家联姻，徐家其实是“高攀”，但张家赏识徐志摩的才识。徐志摩的第一次婚姻，遵从的是父母之命，小两口之间说不上有多少感情基础，只是相安无事罢了，这就为日后的婚变埋下了伏笔。

1916年春，已婚的徐志摩南下上海，转入上海

沪江大学。同一年秋天，又北上进天津北洋大学法科的预科。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又在北京大学修了一年政治学，同年又加修了法文和日文。1918年夏，徐志摩在北京正式拜刚退出政界的梁启超为师，随即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出国前夕，徐志摩已为人父，1918年3月12日，他的长子徐积锴出世。

二、赴美留学

1918年8月14日，在上海浦江码头，意气风发的徐志摩带着父母的殷殷厚望，搭乘“南京”号客轮，乘风破浪赴美留学去了。

当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前夕，中国的政治愈发腐败，国家越来越贫弱，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但文学革命的帷幕已经拉开了。

在航海旅途中，徐志摩写下了《民国7年8月14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表达了他到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振兴民族国家方略的远大抱负。在这篇洋洋洒洒的《启行赴美》文中，他真挚地倾述了一个爱国青年的拳拳之心。“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騁我脑。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慎而

自励也”，“感怀国难，决然远迈，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闾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内无所恃，故恃、故蔽、故易诱；外无所约，故贪、故谄、故披猖”，“言致其诚，习其勤，金石可穿，鬼神可格”。这些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文字，或痛陈中国封建统治的昏聩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弱不振，或探讨社会的积习弊端寻求良方，或直书胸襟地表达自己的雄心，力图有为。后梁实秋赞其文曰“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当然，信奉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徐志摩是不可能为祖国开出良方的，他所能开的也不过是庄子的“内外犍”和朱熹的“内外交养”之术，这自然是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徐志摩非但信奉改良主义，而且还以恩师梁启超为楷模，一生追随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以至于在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志摩称颂他是“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人”，是具有“伟大人格以及多方面的天才”，盛赞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之谊。正因为深受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以至于在徐志摩后来的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中，始终找不到中国

社会的真正病根和出路，始终和马克思主义失之交臂，这不能不说是诗人的遗憾。

1918年9月4日，经过21天的海上旅行后，徐志摩抵达旧金山。随后又横穿美国大陆，于9月中旬到达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 Worcester, Massachusetts）。他在克拉克大学修习的主要课程有：《欧洲现代史》、《十九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98年以来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组织》、《社会学》、《劳工管理》、《商业管理》，还有心理学、法语、西班牙语等，涉猎面极广。由于所选科目多，徐志摩的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每天6点钟起床，7时朝会。晚上唱国歌，晚10时半就寝。生活虽紧张，但过得充实，富有激情。

徐志摩仅用10个月时间即修完了大学三年的课程，于1919年6月毕业，获一等荣誉奖。9月中旬，他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攻读硕士期间，他虽进的是经济系，但对政治、民主、劳工、文明、社会主义等都有研究，特别倾心于政治。本来出国留学，是父亲望子成龙，希望他以后秉承父业。初时徐志摩受父亲影响，也崇尚实业救国。到了美国，他阅读了大量的各种政治思想学派的著作和文章，吸取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尼采、马克思等的新知识，他从

经济转而倾心于政治了。1919年时值五四运动，徐志摩在美国关心着这场爱国运动，同时也进一步思考到底什么是振兴国家的道路。

因着一本小说，徐志摩同情过社会主义。小说讲的是芝加哥的肉制品厂，在加工过程中，一个小孩不小心把小手臂给碾了进去，和着猪肉一起被做成了肉糜。这些肉糜被分销到各个城市，几万人分享了小孩的臂膀。因为肉厂是资本家的，所以他就恨资本家。但徐志摩当时并未接触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自己后来撰文说：“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前期的，劳勃特欧温（现译为罗伯特·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代表之一）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发泄了：我立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后来的事实表明，徐志摩接受的只是空想社会主义，并没有探究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选读经济学硕士的徐志摩，因着对政治的热情，他的硕士论文竟然是《论中国妇女的地位》，由此可见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了。

在美国留学时，徐志摩还曾迷上尼采，尤其是尼彩颂扬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被徐志摩引为至宝，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还崇拜英国的大家伯特

兰·罗素，悉心地拜读了罗素的多部哲学著作，比如《战争中的公理问题》、《社会的改造原则》、《往自由之路》等，对罗素心驰神往。于是决定结束在美国的求学生活，赴英伦去追随罗素。他于1920年9月20日横渡大西洋，10月上旬抵达了英国伦敦。那一年他23岁。

去英国本是为追随罗素，继续他的政治抱负。然正如徐志摩后来所写的：“在24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约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Hamilton是美国历史上知名的政治家，是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财政秘书。然而令徐志摩始料未及的是在英伦期间（尤其是两年的康桥生活），他逐渐放弃了最初的报负，转而醉心于诗歌、散文的创作，由此改变了他短暂的后半生。中国从此少了“中国的Hamilton”，却多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三、康桥情结

徐志摩是冲着罗素才买船票漂过大西洋，准备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没想到，罗素已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of Cam-

bridge University) 除名，到中国讲学去了。这难免让徐志摩失望，于是便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深造社会经济学，师从赖斯基教授。适应了伦敦的气候和生活环境后，徐志摩求学兴味益浓。可没过半年，徐志摩就感到了烦闷。

刚到伦敦时，徐志摩先后结识了陈源（字西滢）和林长民（字宋孟）。后来，徐志摩一生和陈源结为知己，与林长民成了忘年之交。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更是徐志摩苦恋一生而未果的一代才女。徐志摩和林长民在国际联盟协会席上认识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院友、著名的作家狄更生，并一见如故。徐志摩常到狄更生家去。狄更生发现了徐志摩的烦闷，就劝他换一个环境，并亲自为他联系王家学院，给了徐志摩一个特制生的资格，随意选课听讲，没有考试、作论文。这正合了徐志摩的意，于是欣然前往康桥（今译为剑桥，指剑桥大学）。这一去，便转换了他职业的嗜好，也影响着他以后的恋爱、婚姻、生活。康桥对徐志摩一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初到康桥，徐志摩就迷上了她。康桥是伦敦以北近百公里处的一座大学城，风景秀丽，景色迷人，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采。古老的钟楼、陈旧的建筑、青绿的草地、浅河上荡漾的轻舟、年轻人充满活力的笑声……一切的一切，都令徐志摩心醉神

迷，他还为康桥写下了《我新知道的康桥》的美文和《康桥再会罢》、《再别康桥》等传诵至今的优美诗篇。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徐志摩对康桥的风光、建筑有过确切生动的描写：“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河的名字是葛兰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许有上下流的区别，……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谐调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但康河的精华是在它的中权，著名的‘Backs’，这两岸是几个最蜚声的学院的建筑。……但康桥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长，这不容易用一二个状词来概括，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画图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调谐更匀称的了！论画，可比的许只有柯罗（Corot）的田野；论音乐，可比的许只有肖班（Chopin，即肖邦）的夜曲。就这，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但这时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莱亚的三环洞桥魔术似的摄住……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环洞的小桥，它那桥洞间也只掩映

着细纹的波粼粼与婆婆的树影，它那桥上栉比的小穿兰与兰节顶上双双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头上不夸张的香草与野花一类的装饰；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还有一丝屑的俗念沾滞不？只要你审美的本能不曾泯灭时，这是你的机会实现纯粹美感的神奇！”“但你还得选你赏鉴的时候。……冬天是荒谬的坏，……春天（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是更荒谬的可爱，尤其是它那4、5月间最渐缓最艳丽的黄昏，那才真是寸寸黄金。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

……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还有几句更笨重的怎能仿佛那游丝似轻纱的情景：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桔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徐志摩还写道“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